

## 风吹草低

(小说)

□姜利宾



绘图 瞿溢

时值行业寒冬，公司虽有国外母公司每月亿元的输血，依然举步维艰。Sam来之前的两年里，公司每半年裁员一次，公司职工数已由安拉入职时的三万锐减至一万多。两年换了三任总裁，第四任总裁据说是集团董事长钦点的高人，新总裁到任之日同时带来50名由总部直属区域抽调的管理精英，直接空降到DL公司各部门。Sam是五十分之一，部门所有上行文必须首先通过他的一审，部门决策他有二分之一的建议权和否决权，他拥有随时向总裁直接报告的特别许可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表面一团和气的年轻人事实上掌握着这一屋子人的生杀大权。此中利害，大家又怎么可能对他不客气呢，简直是毕恭毕敬。关键行文由他拟，物资供应商由他选，重大决定由他定，一屋子的人围着他转。

Sam，你来拿主意吧。

Sam，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做。

Sam，你比较熟悉总裁的脾气，这个事还是由你去沟通吧……既然有人是出了名的工作狂，大家乐得顺水推舟，何况再也不用自己承担责任。

甚至有个别同事在背后嘀咕，韩国人有能耐，让韩国人去加班哟，反正他们做什么都抱团一起，从来不听我们的意见。再说了他们拿的工资远高于我们，应该多做些。他们可会养生了，吸烟只吸焦油含量最低的白壳中南海。更多人嘴上不说心里乐得当个吃瓜群众。安拉无意听到这些，心里大不以为然，啥韩国人中国人的，不都是人吗，一样爸妈生养，一样怕吃苦受累、一样会受伤委屈。想想他背井离乡不远万里来到Q市，人生地不熟种种不习惯，还天天拼了命似的连轴转，是为了钱，可也是为了救活DL，我们怎好袖手旁观？怀着这样的心态，对于他的指令她从不敷衍了事，当他由于文化差异而理解困难沟通失误时，她总是竭尽所能帮助他、暗地里纠正他。

一个月后，由于工作需要，行政部的组织架构作重大调整，Sam具体负责行政管理，成了安拉的直接上司，主持连安拉在内4个人的日常工作，其他特权不变。当天，Sam就于公司四楼中会议室召开架构调整后的首次会议。他神情严肃地坐在椭圆形会议桌的一侧，安拉和三个同事坐在他对面。会上，四位同事分别作自我介绍及岗位职责阐述，Sam做了记录，最后他只是简短地说了句：以后我来负责你们块的工作，散会。

安拉，你留一下。他坐在对面，从笔记本上抬起头睛对她说。安拉困惑地停住脚步。等其他人都出去了，他才慢慢地站起身，绕过长长的椭圆形会议桌来到她身边。

4

行政管理的笔头工作比较多，日常公文由安拉代为审核，遇到特别重要的文书需Sam亲自确认时，他主动来到安拉的格子间。他习惯

一手放在她的椅子上，一手撑在桌子的另一侧。有时候他的发梢不经意地掠过她的发尖，她偶尔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香水味，她甚至能感觉到他轻微的呼吸扑面而来……这种若即若离的接触，一开始安拉完全心如止水，可慢慢地她的心率，似乎比平时跳快了一些。他说，这个“名存实亡”是不是改成“形同虚设”更好？安拉心悦诚服地点点头。当安拉戏说某位同事“天生丽质”时，他非常自然地接下去“难弃”；他竟然在他的韩语教程中引用“曹操、刘备、诸葛亮”等中国古故；这个地道的韩国人对汉语的语感丝毫不逊于她这个中文系毕业生，而很多时候，她也是他的“一字之师”。他们在工作中的配合愈发默契。

司庆后一周，公司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中学习，学习董事长的最新讲话精神，并要求每位员工写一篇学习心得。安拉信手写了一篇连夜发给Sam。第二天一上班，安拉的电脑还没开呢，Sam就把安拉急招过去了。

那个心得是你自己写的吗？Sam难得地两眼放光，一脸笑意。

进来吧，坐一会儿。他突然站起身来，不由分说把安拉按进他的座椅，快活地从背包里拿出袋装参茶，扯开撕口递给安拉，吃吧。他的右手环绕过安拉的身后直接点开邮箱，又仔细地看了看她的邮件。闻到那熟悉的香水味，他稍显急促的气息轻拂着她的发梢，安拉有点迷迷糊糊。

那个时候，没事的话，我做事去了，她轻轻地但困难地说。说完灵活地一矮身，避过他长长的胳膊，拔腿就走。

安拉，安拉，Sam拖着转椅直直地追向她。安拉不得已顿住脚步，他轻松地截断她的退路，嘴角上扬，并不抬头，突然伸出手食指、中指轻轻点了点她的手腕，松开，像是无意地摸了摸自己的嘴唇，又轻轻握了握她的五指指尖。

元旦前夕，全司所有人都收到了来自总裁的新年致辞，其中90%的内容来自安拉的那封邮件。

他们的世界仿佛永无交集。

4

行政管理的笔头工作比较多，日常公文由安拉代为审核，遇到特别重要的文书需Sam亲自确认时，他主动来到安拉的格子间。他习惯

安拉，邮件！越过两排格子间，Sam兴奋地冲她做了个胜利的手势！在近2万人的子公司，下属的邮件被特别选中，作为总裁大人的御用文稿，他一定觉得倍有面子吧。

除了好胜要强，Sam做事特别认真。记得公司由旧厂整体搬往新址那会儿，Sam具体负责新旧办公区域的规划配置。当时公司共有2000多名管理人员，管理层依资历条件、能力水平、工作责任的不同分属13个等级序列，每个层级都有固定的办公面积，怎样根据现有组织架构和办公条件，达到既满足各个层级的办公面积，又能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，实在是一个超级复杂又无比累人的工程。那一段时间，Sam不问白天黑夜，一个人带着红外测量仪，亲自现场测量各部门的办公面积，记录下厚厚一本资料。晚上下班后，他又以100:1的比例将所有办公室精确还原为可视化的平面图，再依据新址的平面设计图仔细测算、周密规划。为了将每个部门都完美无缺地归置到最合适的地点，他常常熬夜加班到凌晨三四点，第二天照常精神抖擞来上班。

这样高强度连轴转了20天后，他终于有点扛不住了。

安拉，我想回家。Sam说。声音沙哑，双眼充满血丝，眼神迟钝。

你太累了，你需要休息。安拉说。

不行，安拉。我还有许多图纸没画完呢。

别逞强了，你先在桌上眯一会儿吧。

我的眼睛张不开了，安拉。Sam连连打了几个哈欠。

坚持一下，再过一小时就要下班了。

我还是想睡觉。

去抽一根吧，兄弟。

安拉不用抬头，就能感觉到Sam推开椅子的声音，挂上胸卡的声音，偷偷拿烟盒的声音。Sam的脚步声逐渐往门口去，安拉止不住嘴角上扬。窗外，秋风穿过微雨从远处的十字路口拐进来，他疲惫而脆弱的身影穿行在滴着水的银杏树下，满地金黄的心形杏叶散发出薄雾一样的光。

(二)

## 饭菜香了，人呢

(散文)

□李晓

他沿着老城的一条巷子慢慢挪动着脚步，每走一步，就如扯起了树根，很痛，严重时，痛得龇牙咧嘴。他患有痛风症，脚背上长满了痛风疙瘩。

这老城巷子里的每一块砖，石板路，都浸透了岁月的包浆，地上爬满了绿藓，绒毛一样覆盖着青石。他要去巷子里的老馆子里吃上一碗酸菜肉丝面，馆子是孙老大开的，已有30多年。

这个去街上老馆子里吃面的老头儿，就是我爸。你爸啊，饭量不小，一碗面呼啦啦就吃完了，孙老大后来给我打电话说。那天吃了面，我爸跟孙老大闲聊了一阵子，又沿着老街墙根慢吞吞回去了。

我爸那天早晨执意要出门吃上一碗面，他对我妈说，换换口味，也透透气，家里有些闷。

我妈识字，喜欢看报纸上做菜的栏目，并学着做，变着花样做菜。但我爸吃着吃着就摇头叹息，有一天他拍响了桌子对我妈发火：“你这样做的饭菜，我吃着一点没胃口。”我妈觉得委屈，她做的每样饭菜都要顾及我爸的身体健康，为了伺候我爸，我妈可是费尽了心机。

我与爸妈分开住，爸当然觉得还是一个家。爸妈都盼着我多回家吃饭，爸常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周六回家吃吧，你妈把肉炖好了。”感觉我爸就为了我能回家吃饭，语气里充满了讨好。有天凌晨3点，房门在窸窸窣窣响，我被惊醒了，唤醒我妈：“儿子回来了，快去开门！”我妈迷迷糊糊开了门，是一只流浪猫在用爪子刨门。

有天回家，看见我爸瘫坐在阳台那把老藤椅上睡着了，嘴里还包着的饭菜一点一点流了出来。我妈说，你爸啊，跟我说话越来越少了，总觉得吃饭没劲。

我回到家，面对满桌饭菜，爸妈往往自己不吃，就一直看着我吃，我多吃一口，他们就多一份满意。

爸妈的目光凝望着我，那目光似要将我深深地吸吮进去，扎入到他们的骨肉里。我回到了自己的家，爸还时常打来电话问：“吃好了吗，下次我让你妈给你换一个口味。”

有次我突发兴致，在一家馆子点了两桌饭菜请人吃饭，没料那次勉强强只凑齐了一桌人，来的人还连连感叹太忙了，说来吃饭算是给了面子，我顿感一股悲凉之气。我赶忙给爸妈打电话，让他们叫上几个要好的邻居一起来吃饭。

我爹我妈带着几个邻居凑了一桌人，老邻居们吃得喜笑颜开，直夸我孝顺。我爹吃着一块油煎排骨，突然鸭子吞食一样喉咙里鼓了鼓，还翻了翻白眼，由于吃得太快，他被那块排骨卡住了，我妈赶紧给他拍拍背，老头子，慢点慢点，谁跟你抢啊。那天吃剩的饭菜，都被我爸妈打包带回去了，一直吃得发馊了也舍不得倒掉，结果，我爹的痛风发作了，隔夜的饭菜含嘌呤高。

我爹我妈对到馆子里吃饭总是心疼，有时硬拉他们去外面吃饭，我爹就变成了一个老会计，他在脑子里飞快地拨拉着算盘，计算着馆子里一盘菜的成本，嘀咕着说馆子里一盘菜的价格可以在家里做上一桌菜了。

我爹我妈辛苦地攒着钱，有时夜里睡不着，就磨磨蹭蹭起床来，摩挲着一张张存折计算着，有天清晨，月亮隐入了天边，那几张存折里本息相加的钱，我爹我妈还没算明白。我爹对我说，你莫慌，这些钱最终留给你用。我妈对我说，你莫急，这些钱都给你攒着。

我妈有天说，要是今后死了，像你大姑一样，突发个心梗就没了呼吸该多好，也不受病痛折磨，更不

那一瞬间，我才明白了，我爸为什么要突然溜到外面去吃上一碗面，他是想吃饭时热闹一点，有人跟他说话。年迈的老人们，心里大都有一个“黑洞”，这个“黑洞”塞满了孤独，它是食物不能填充的，需要亲人在一起时涌起的安静暖流。

饭菜香了，灯火里，亲人在，日子暖。



## 江海新韵

□童国华

## 苏北小镇

乡音暂停售票，  
摸不着  
窗台的渴望  
一转身就能长高  
那些陌生旅人，来自  
高音喇叭  
依次报出的地名；

安检通道，  
行李箱四只轮子  
画出地图上绵延曲线  
像桃花舒展，  
江河解冻  
大雁越过山岗，  
告别苦雨凄风；

背井离乡的键盘  
敲一段旅程，  
苏北小镇  
就会余下一张票根，  
多少年了，  
有人忘却乡愁，  
有人一生  
被乡愁拴着去意！

## 黄昏庄园

黄芽菜低处守卫，扎着  
稻草武装带，  
整个竹林都在集合  
暮云贴着箫孔，  
大雁过境  
从前的家书  
锁在瓦房抽屉里；

红花绿叶被嫁衣店收购  
皂荚树上的清柬，  
撇开扉页  
星星探头遥望远方  
远方有袅娜如烟的  
娟秀诗行；

今晚，牛郎抛雪球绣花  
黄昏透明的庄园，  
羁旅天涯  
航线缩小，比例尺归零  
宁静的河流需要驳载思念！

## 留鸟的冬季

更多的时候  
它们到柳条上露宿

## 孤独与忧愁

今天，孤独压垮了  
陈港河上空的一片彩虹  
我被迫于内心查处  
装在南雁翅膀中  
超载的忧伤

花瓶让镜子变得魔幻  
床头柜上的按钮，甄别  
指纹温度，  
温馨的写字桌  
摆放了一枝空余花朵

说到感动，又何尝  
不是感激涕零，夜色  
狼吞虎咽了麦庄上  
所有的青苗和灯火

诗歌与乡愁并不遥远  
人们都追赶群星粉刷团圆

高高的大白杨，  
鸟巢简陋  
找不到师傅装修，  
你是否也孤独？

## 你的音乐，让我猝不及防

□汪益民

1

我的冥顽蒙蔽  
倒是世界  
不断向我呈报真相的  
先决条件

2

总是沉迷于开端：  
总算有了这个照面。  
总是惴惴不安于开端：  
我担心，  
那些来到我眼中的  
树木桥梁村庄，  
此刻是在雨水之中，  
快速走散自己。

3

你对爱情越来越认可了  
它能从各个方向上  
对世界有所揭示

4

至今未找到  
比我更悬疑的剧本  
为什么是我  
出现在这里而不是  
其他人写下这段文字  
这里面有  
比迷宫还神奇的谋划

5

你的音乐  
总让我猝不及防  
你在我泪光里说，你只是  
紧了紧七根丝弦  
弹奏了生命一个方向  
展示了天使半首诗歌  
你说你没想到，我竟然  
如此经不起触摸

6

万籁俱寂里有一种迫切  
等我将思想纳入其中

等我缓过神来  
恐怕已是一生

8  
我醉江河唱大风  
你吟月光听泉流

你飞蝶与蜂  
我佩菊与刀

我水上行舟笛怨柳  
你荒烟大漠飞马蹄

你我从不同角度  
分享了时间的意旨

9  
晚了。  
去海边晚了，  
来掘港镇晚了  
活晚了  
遇到你晚了  
思想晚了，记录晚了  
悔之，晚了  
否则  
历史不是那个样子

10  
死亡之确切，  
让人生步入佳境

有些秘密，  
只消死亡翻转一个硬币  
答案就全部显示出来

那一面不在人生里  
死亡轻轻伸手  
捂住了人生